



長沙日録
昔沙日録
昔沙日録
昔沙日録
昔沙日録



長沙日祿序

世之愛靈閣者言靈其也曰括其不取古紫閣嗚呼入
湯火何候人主之顏名換中一功之相書事海步也
結其信之氣之空和通之吉福各書也 江廟初末年
而名王考公松府君再入德院時而母夫人也八德
水府君之存福之子也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我之好之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耳一越 古廟初言下母夫人也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持其好之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以好德福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靈之靈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德何好之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お権奸を思ふことあり 生るる少くも初幸際程あり
主室今生室お造る西宮へ凡此書付書し西宮殿
封書に上候様と致し奉り為さるる旨 恩席御座
共々之況書押書し及し誠書付書し及し之書取致
し候 生るる少くも初幸際程あり 中略 末目し心長
且祿末の書し口を子細に因出以知ふに返書し思
ふ事は祿の語しお濟し様と申す預金と後年在
祿の換書と申す久内所の楊様一冊何様入付
致し候様と申す亦書し惟之留書し及し末七月
二十日にお生負震龜渡候

長沙日錄

○壬辰九月余以持平在京適值李時棟辭疏中語侵先賢之事獨斷論 啓
不循臺廳流例被諫院駁罷奉月晦間還鄉

時棟素以居官不廉居喪不謹國言藉之李溫為持憲發論完席將
搆 啓早因滯沮抑刪去緊語繼被諫院彈遂竟未售已意及時棟
拜知申事心不自安累疏職疏中侵辱先賢士林齊憤通文館學
將為叫 閣聲罪之舉余時在呈告中將欲出而論 啓因列畏時
榘勢熾固止之且曰君已錄弘文閣銓曹明日開政將首擬君校理
盍姑徐之此 啓一出則官路從此塞矣余笑曰世間榮辱自有定
分余豈局束若轄下駒哉遂先呈辭繼上彈章獨 啓非例今
豈不知蓋有所不獲已者也 啓辭曰臣伏見前都承旨李時棟疏中
有居官不廉之語居喪不謹之語昔賢先正亦多以此被誣云者

其意不但專指一賢而言所謂以居官不廉被誣者何賢以居喪不謹
被誣者何賢而所謂誣賢者亦何人邪士林間曾所未聞而時棊
獨聞於何處耶噫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則尊賢尚德之
心人孰不有而時棊至以不思加之說忍加於先賢者是何心也雖
曰被誣云而誣賢者實時棊也當初時棊被駁之由今不須更
論而為時棊自處之道重被臺彈之後回視平生應有忸怩于顏
所當投簪杜門省愆思過之不暇乃敢侮辱先賢妄自引喻以
為辨明之證其為悖慢甚矣不但物情齊憤 聖明亦已洞燭
而深惡之矣身為士夫口誅詩禮而不知尊賢寧有行檢既無
行檢辭又悖慢言行不謹得罪名教之人何以事君前部於古
李時棊請 命削去仕版

○十月初九日昏羅將文貞民奉拿 命來到 傳旨中有日前參判趙

錫胤前持平中私望不有國家黨論自恣之罪不可不懲並遠竄以示
國家貸死之意云趙則江界余則碧潼蓋趙之被罪以史曹忝判出
外辭職其流中有侵撓銓長之語自 上俱認為黨論 天怒極震
而有是 命也歟 命之夜通醉卧寢房室人驚惶涕泣余止之仍
自念余平生無他才能惟以慎重為第一工夫不幸身入言地目覩時弊
辱賢悖慢之語不勝憤慨排却眾議挺身獨 啓上觸 天威竟
遭絕塞流竄之厄豈亦有係於數而然邪古人有行患難不怨尤者
余豈獨不及於古人而况窮荒之地非也能死人者乎以此自解始
然穩寢翌日將登道林府人稍緩行期告以留一日治行一家親屬
及奴僕輩皆出力相助命漢傑送容措辦留資率婢僕等使之尾
護

○十一日晴詣祠堂焚香拜辭還入寢房欲與家累叙別號泣之聲

悲咽之色令人心緒頹苦遂拂衣出門揖別親屬上馬而行到此安縣
後村舍歇馬長弟命元命說久徵長姪孟堪仲堪塔生任世準權然
朴文約隣族林敏堂申命尚申汝溫申戒一申茂生等若干人追送
漢老漢伯孟堪命尚等仍隨來漢傑則以治行事還送其日擬宿水
山驛中路聞權說亦以亮李昭自成昌到水山新村李君老一家待我同宿遂逆
過驛村前路金柱啓祥柳暢重河長弟峻望自安東先到驛村出迎
于路左乘昏抵李家主人醉倒于內草堂滿灑盆有白菊政州好長
琴倚壁季明設慰酌令主家婢令玉等彈琴唱歌雖村女啁哳之聲
亦足以慰遷客之懷也酒三四行輟罷與季明耽枕而卧夜半主人
酒醒始覺吾行至促令張燈出見酌酒勸慰琴歌未闌曉星已登留
別季明及主人立草二絕句贈季明日塞雲過處北風寒水宿溪山道路
難回首相看成遠別不堪愁思集征鞍又曰月沈江岸馬聲長促節繁

絃斷腸惆悵與名分手後天涯相憶路茫茫
將篋合玉琴於馬頭唱
去矣未去矣曲一闌調甚悽然李。明以清一升生雞一首生雞一首乾魚
魚三尾燒酒一器銀口魚九尾贖行主人贈西瓜一塊

○十二日晴孟堪啓拜命尚等辭去老伯兩兒及柳甥峻望隨到德通驛
後姪季堪妻姪季重炫自高山乘夜來待于驛村釜山僉使朴而昭
自京下來歷見而去朝食後送別老兒柳甥峻望老兒掩泣而辭情
緒益覺不佳季堪重炫近到幽谷峴後溪邊辭去獨漢伯隨來過新
院坪遇嶺南新榜生進李碩苾朴恬朴慎蔣邦翰等八人整聞京
報又逢柳君世翊李君亘此兩人疇昔親知故下馬班荆叙別日曛
抵聞慶縣主倅尹君昌壽持酒來見頗極款洽新榜進士安君夢
徵兄弟自京歷到縣村來見而去夕食後月色甚明借侍駿騎于主
倅乘夜踰嶺到安保驛假寐待曉驛漢全姓人自前相知來謁致慰

而去

○十三日晴曉頭葺食發行過水橋逢星山居士人李君元禎始聞三
司方獲還叔之 啓已時到忠州新月驛柳德甫令公再度寄書慰
行且送意欲二升清二升馬鐵五部止鐵五斤鐵物則以吾有請故
也書中以器音方到修整文簿事多忽迫不得出見云之漢伯苦願
隨行一日迫令還去因附家書伯兒浣浣落後自此隻影單行緣到達
川行數里逢雨薄暮投宿于龍安驛村有驛深自道前日主人持酒
來餽以情故不辭飲一大器訖寢

○十四日雨不止凌晨發行以烽火前導過崇善東方招明行十餘
里逢大雨又行十餘里旋即開霽到無極驛朝食後登道取雨衣晴
向夕到竹山村舍府使白弘性持酒來見且聞糧資罄竭帖給米
太黃脯等物余初不知白也之於李時相為切親言語之間始得聞知

以常情揆之彼豈欲厚於我哉然而不現辭色不廢接待之禮豈武弁中頗有識見者邪其夜大雨如注曉頭乍止

○十五日微雨乍下凌晨發行以炬火前導行七八里東方始明而雨脚如麻到左棧驛朝食雨勢不止被篋裹而發到陽智縣村舍主倅李君德夏曾無面分而即送人致問俄又冒雨來勸以酒盃余方在窮道解蓬心知不辭而健倒四大鍾頗覺醺然浸容打話之間雨天蒼茫不覺日晚即求得米太而行冒雨抵宿魚藏浦酒店連夜雨不止幕漏穿滴衣衾盡濡矣

○十六日曉頭雨不止被篋而發到龍仁縣村舍自官家任飯以餽而適值空官下人草草不用意以惡草具進不堪下筋乍喫而輟仍自念曩日承召上來時主倅極其誠款供億不踈今行草薄太甚菜枯不同厚薄有異世間翻覆無不如此何足深恠主人翁縣

之老者知吾朝食不飽即作羹以粥和清跪進余感其誠意受而飲之
更軍須甚贊馬越不責出日勢近午始得發行而風雨交作行渡縣
後小溪馬顛水石之間卜物盡沾行色艱閑不一而足曾於古詩中
想見逐臣遷客艱苦之狀三復詠歎宣料今日身自當之予向晚到
板橋歇馬風雨止息跋涉泥濘夜到良村驛止宿

○十七日晴雜三鳴發行早朝渡漢津申掌令晉南文張大司成經叔
令公送人來候吾行得見晉南文書始聞因頌相陳劄特下使容押
去之命其劄答曰此人等命配之夕觀其氣色則黨類惶駭有

若不及然贊迫操切之狀極為驚惶故有是命也觀劄劄辭可不省
察焉誠若顛仆於道路則殊非負死之本意其令該府使之從容
押去歷抵青坡李司諫子晦家朝食仍為少憩曉大諫行之令公蔡
核理元甫吳修煥君瑞洪洪州景義令公朴欲吉吉應令公申掌令

晉文張大成經叔令公申主簿翊善尹典籍先哲都奉事明叔申典
籍景濂沈南揚久王諸人皆未見而掌令文及久王各持酒饌慰我
遠行酒酣對行之令公語及朋儕向方簿之事睦有無聊色是日子
晦拜密陽晉文除綾州緹叔移承旨政單到座中劉元朴永健等
來見綾州文以木三足銀口魚尾贖行向夕揖別親舊踰沙峴洪景
義令公持秋露一器追送于暮華館前申晉文沈久王申翊善皆
來會坐路邊石壇上酌秋露數盃俄而姜主簿仲四尾來始傳減
等付處之報在坐之人皆為我忻慰而猶未得其詳到和濟院後鄭
公達令公乘夜送分發一片紙乃府院啓辭批答也省曰事聞朝
著決難撓改而當此懼災之日不可無寬典特為減等付處云呂罪
大笑而聖恩至此不覺感淚之無後也都朋叔送秋露二鐺朴永
健主人送伊廳直點伊隨來留宿

○十八日晴仍留和濟院待 命蓋兩司猶以還收付處連 啓故也李子晦
洪景義皆送書以為還寓城外無妨云而余思之心有所未安姑為留
駐矣夕間李持平直而持秋露未見酌三大器而罷且曰郊次涼薄
不可久留還來城外接看于申綾州寓所為穩便云仍與耿惠而
來其夜宿于綾州文所金終卿適來同宿

○十九日晴李都事昌完孫主簿忠立都奉事明叔李直長道章藏
叔昔重叔令公權奉事子萬權君儲權君偉李生觀徵李生鼎鼎
徵來見陳大海未見傳致恭安所送書及物其夜仍留宿綾州文所

○二十日晴許春判汝車積令公歷到沈久王家送人邀見余步行往該
則乘醉任色以余謂之率爾舉措頗有愠語且曰 闕門近處留連
非便云余亦思之其言誠是故即馳往子晦家許令公為人性度褊
狹觀其辭色益深憾余之不親附已不相問議而為是舉也李止郎

壽翁睦大諫行之令公洪涪州景義令公申典籍景歲來見申綾州

夫送米一斗馬太三斗劉元來見

○二十一日晴李持平直而送書來向郝明叔送酒饅陸叔人無善送其胤子來向金三宰大監送人來向子晦家客煩亦難留駐朝後還來弘濟院申子善下鄉始附家書夕後申綾州文李典籍崇業見便容叙話而去劉元送米二斗甘良醬各一器黃肉滷菜魴魚真油等物館主人信持酒饅來見

○二十二日雨在弘濟院李直而送書來向致烏草四束景義送書來向致烏草二束綾州文送書來向致鹽石魚四尾酒一小壺張經叔送書來向

○二十三日晴在弘濟院申翹善來見申綾州郝明叔李子晦送書來向
○二十四日晴在弘濟院劉元送酒饅奴兒同妻來現烏草一駝糧米一

斗馬粥米一斗值納綾州丈致書之中言見沈鉉相鄭判書則皆以為
進駐迎瑞之間似當之姑待漢傑等至聞家信後為進駐之計劉元未
見洪景美令公送書未問且送糧米三斗因景美書聞昨日兩日啓
辭批答曰修省之道不在於有罪無罪並皆渴滌而如是論孰爾等
之欺蔽甚矣不允漢傑率婢僕等至始聞家信

○二十五日晴在弘濟院柳奉事植未見崔司藝煜送書未問綾州丈
送書未問且送米一斗五升太三斗見來書則吳判書以為仍留弘濟
院無妨云劉元送生鮮若干尾

○二十六日晴在弘濟院綾州丈送書未問申翊善專人來問且送馬太
一斗婢兒率來人馬下歸因付家書洪景美令公李直而皆送書未問
且以為不須前進仍留以待之為當李子晦亦有來示前進一步地少
無所益云故仍為留駐濟院之計子晦送醞物劉元送真油菜醬等

物

○二十七日晴在弘濟院朴永健未見留宿而去洪景義令公送馬草一駄綾州丈送魚饌劉元送醢物

○二十八日晴在弘濟院都明叔持酒饌未見送容叙話而去綾州丈李子晦送人未問嚴承旨令公送書未問且送糧米一斗魚饌醢物菹菜各種劉元送菹菜朴永健送菹菜醢物

○二十九日晴在弘濟院綾州丈有書問且送白米七斗馬太二斗正祖五斗真魚一尾蘇魚一級烏鰾魚一束軟肉四升銀魚十尾良醬一瓶翹善有書問亡友李持平子完子文徵未見夜初更雨雹即止

○三十日晴在弘濟院綾州丈持酒饌未見送容叙別申子卿亦隨去洪景義李直而未見因綾州丈聞正言鄭斗卿字陳疏伸救大繫嶺南人見語起先賢者則必憤起而攻之申某之事決非黨論方之鄭也素昧

平生宣意公論獨發於此人口耶良可恠也

○十一月初一日晴在弘濟院綾州文有書向且送民魚一尾元米八升其油七合甘醬五升因綾州文寄示始聞兩司傳 啓之報

○初二日陰在弘濟院朴永健來見李直而給馬草二駄送人馬運來直而又送馬太四斗綾州文送生雞一首劉元送魴魚二條洪景義令公送書傳致傳 啓及平海配所入 啓之奇吳判書送人來向蓋平海配所之定此台大周旋之力也李正郎壽翁李生諱徵曰事歷見而去

○初三日晴在弘濟院平海配所 啓下尹典籍先哲蔡監察振汲李主簿順男李密陽子晦因事歷見而去洪景義令公有書向且送三枚筆書中適病不得相送云朴令知啓茶令公有書向馬病無代步不得就叙云沈南陽久玉持酒來見申典籍景歲元茂朱汝厚申主簿翊善未見任東萊義伯鄭承旨昌中李典籍皆蔡主簿

忠立張永吉經叔送人未回劉元來見是日治行

○初四日晴在加濟院順婢有病症勢甚重勢難寧去不得已以擔輿入送于城內主人朴永健家令僕傑洛後救療傑見自鄉辛勤進到又不符隨行東下分雜之間心緒不佳曉行之令公委書洪景義令公送人各致有病故不得捨別之意朴永健未見而去郝明叔送人未回李止郎壽翁歷訪同鄉居朴生震元陝川居金生光益未見是日發行還踰山峴嚴永吉令公來訪相遇於峴底下馬坐湯坡良久叙話仍與並車行到興禮門外馬上揖別到良才驛止宿

○初五日晴曉發到板橋朝食歇馬于龍仁縣村舍縣監洪君興祐未見待以酒食一行人馬並為供饋且助行資馬太二斗粥米二斗燒酒一鎔生雉一首乾雉一首茅物夕抵魚藏浦止宿

○初六日晴鷄三鳴發行以炸火前道未過金亮曙色已分繁霜

如雪寒氣甚凜掛鞭於手信馬而行不覺掛手之鞭墜失也此鞭秋
末南還時得之於竹山路上以白木小枝為柄長僅尺五寸許以絲
繩交結而垂其筭圓削牛角小薄片附諸柄端為搔痒子其制
甚朴陋而便於兩用朝行而失之初不無惜之之心更思而自解曰凡
物之得失有時此鞭之初失於路上者何人而余幸得之於路上矣
今旋失於路上又未知何人得之於路上也人世得失與此鞭無異
可謂一鞭人世也余於馬上沈思良久還復大噓而行夕抵竹山
府村舍府使白私性待以酒食且贈蒼筤酒三簍糧與
錢行資不之故辭不受

○初七日陰曉發到無極驛朝食有金震龍姓名者自稱陰竹訓長
因驛人請見招接向谷觀其容貌聽其言語真所謂陰竹縣訓長
者也可發一笑夕抵龍安驛止宿

○初八日晴曉發到忠^{今嘉州}扈^{今嘉州}月驛朝食奴^此同直送家鄉因付書信吾
行當向竹嶺而聞縣村痘患熾發故不得由大路緣山麓取間道而
行令羅將入縣中責出貫馬來待于發峴路邊矣吾行到峴底則羅
將及貫馬皆不來令勝奴走探于縣中則羅將率貫馬直向黃岡驛云
等待之間日已西傾策倦馬踰峴夜初更艱到新堂奴卞化家所謂
卞化者乃一家奴子而視吾行若過客接待頗無禮至於上下供饋
等事慢不致意老奴不足責乃答其子仍責出人馬使之遲致卞物
于嶺底李^{李忠州}慎家奴因事上京適到卞化家得見子慎書驟知家累
安保而但聞老兒又喪乳孩吾家厄會重疊至於此極慘悼之因此
奴西上付書于漢傑未知其果無浮沈否也

○初九日晴平明薦食發行過黃岡驛行五里許入清風畧山水有清
淑之氣由棧道而行朝日初上江霧半捲真畫中景也轉入長谷路

倘有愁德院乃清風郡出站處也踰五峴歇馬于水山驛羅將始進到
笑午後發行踰鷄外峴行五六里餘入丹陽界又由棧道倘有龜潭
山益秀水益清明沙奇巖處可觀過丹陽郡抵宿長水驛余
素聞四郡山水之勝而旧沒世累恨無由一來游賞今幸蒙 恩謹
路出此向而嚴程忽迫不得窮尋遍觀於道潭奇絕之境此又一
恨也

○初十日晴曉頭着食發行踰嶺歇馬于嶺上過昌樂驛夕抵
豐基郡主倅金君述初乃同道素交也聞余至歡迎設酌昌樂留
李君品曾無面分而要見余亦未會相與痛飲琴歌團案夜深乃
罷仍取枕而宿主倅以來五斗太四斗蓋以末二升清二升真荏二
斗生雄一首扶濟行資

○十一日晴早食揖別金李兩友偕緡騎發至榮川郡歇馬羅正字以

俊來見聞戚兄宋念知英毅家在邑中遂往訪金欽卿亦未會宋兄
曩年喪獨子白首無依甚可憐惻執盃勸余話及先人厚恤之恩三
復不巳張座首龍見適來邑中聞余行即來訪仍請與偕行歷宿其
家遂揖別宋兄及金友與張君馳轡夕抵錦江不見後妹述三十年相
見不覺悲感仍留宿

○十二日晴早食後行巳時歷到安東芋田鄭君奉仲試則家歇馬仍與仲
則並嚮向府中申汝溫漢伯等來候于路邊始聞家內安音漢老及
塔生金時遇改名時生柳重河李朝衡任世準相文約亦來待于驛院前下
馬叙阻同入城南村舍府使李後天令公送人來問適感疾不得出
見云判官李禮男來見而去且送米太各二斗栢子餅一封金李兩
女家皆送酒餼權君猛權君增鄭別監基善崔遠生各持酒
來見妓生學禮柳絮紫等來謁朴君煌金君光庭金生龜齡李

生惟禱金時楨未見光庭綿布一段重綈綿布二段助行資仲則贈別
詩曰親朋反此別逐客若為心嶺岫橫天黑溟波接地陰思鄉新白髮
慙主舊丹忱珍重加餐飯因風寄好音余和曰故園一千里孤臣
方寸心驛亭寒日瘦閑樹凍雲陰敢抱懷沙怨猶存報主忱窮
途分手後忍聽塞鴻音李翼之聞而和寄曰看取東溟水何如遠客
心羈愁紫石月歸夢錦岡陰白盡傷時髮丹深向日忱窮陰願
寂寞誰復有知音

○十三日晴府伯送人未向朝食後留別諸君發馬登道老伯兩兒追到城
東辭去午間過臨河歇馬于五輅村向夕有雨微抵納谷止宿金深
未見且助馬太甚夜雨

○十四日平明雨晴金深任溫敏送餽俄又來別直寶縣監李君子和
乃余蓮榻同年聞余行到納谷送人未向早朝發行踰柝羅嶺到真縣

子和以余罪人不敢入官解遊見于養真堂外小阜亭行朝酌三四卮而
罷以米一斗五升太一斗五升小米一斗五升助行資朝食後又設酌若勸
余辭以路困即別子和行到石谿李恭奉晦叔家其子進士尚逸^{時明}刻逸^{葛履}
崇逸等皆在坐趙君廷徽亦適來相見與晦叔酣枕而卧晦叔語及度
時屢陳災異頗有識見仍與相議避地晦叔曰距此二息餘有數陂
山水絕勝且有宜農處如圖避地無過於此吾當先入結幕子若有
意願分一半云以余迂拙之計未知果能如約否也

○十五日晴早食後行踰位峴過蒼水院到新里歇馬夕後抵朴經歷
叔獻家為盃酌所困夜深就寢朴^朴季獻送其孳子來向適感疾不侍

未見云

○十六日晴王家又設朝酌南上舍信亦持酒來見李上舍翼世尾到相
與團樂醉中聞新穉生負白世興在隣家以新米例招見年妙可愛

也府使崔惠吉令公聞余行到境內即送人來問俄又持酒饌來見送客
叙話而去日勢已晚不得發行仍留宿與翼世及權堪韓景愈同寢

○十七日晴朝食後別主人及翼世出十餘里許沿海而行勢為濤巨浪崩
洶湧於馬蹄之傷心神竦然真壯觀也夕間到箕城一子海配所接署於城
東金榮家郡守盧澂令公適赴江陵習陣未還下人稱以官令未供
酒食座首朴應星來見乃朴經歷同姓八寸親也入夜就寢客思惛然轉輾
無寐自念此身何故而落此天涯地角也鬱悒之懷自不能抑然較諸
碧嶺絕塞之窠巢則雖蠻獠瘴海之濱足以將息性命况在會之未
人所難先君居隨遇而安豈以遷謫之苦累吾靈臺耶夜分後心
神稍定始安寢

○十八日晴金山居前郡守崔起雲適到郡中投刺未見座首朴應星別
監黃澈出身金夢生來見主倅令公還路歷見而去

○十九日晴主倅送人來問帖送白米三斗中米十斗太五斗荒租七斗真油一升魚油二升甘醬三斗餼物則隨侍繼給云郡居黃君湜鄭別監翔來見奴金同士云等還送家鄉因付書信夕間主倅再度送人來問仍致遺服未見之意

○二十日晴主倅送人來問鄭別監翔送人來問且送餼物各種主倅送人來問且送酒鐮初接金榮家勢有難便移寓於城南奴愛仁密崔雲山來見寧海白別監源發率其子新栢生負世興歷見而去郡居安斯禊權信越松浦萬戶韓繼姜來見

○二十一日晴主倅送人來問今日乃冬至也早朝又送盛饌領訖仍念孤生落在海曲是日不侍拜奠家廟此一痛也崔雲山臨歸告別而去聞其行當過龜野因付家信羅將文貞民發去自京下來後漢傑等消息渙然無聞甚為鬱悶因貞民之歸作書付送其母沈未可

知也主倅送人來問方有公事不得相訪云擇春夜夫奉諸舅氏書自安
德至始聞喬洞表叔母感疾今月十三日捐世慟哭

○二十二日晴主倅送人來問越松浦萬戶送人來問夕間主倅萬戶皆
來見白別監源發率其子新楊生負世興歷見而去

○二十三日晴主倅送人來問春花夫還去拜書于諸舅氏且付家信黃
君混朱生烟來見鄭別監翹持酒來見朴叔獻送書來問且送米五
斗太五斗良醬一器甘醬一器生雉二首松魚二尾著根四斗雉魚
以余方行素故還送朴李獻送書來問且送米五斗自朴判官家來
傳家信乃十九日出書也聞家累安保慰幸尚州居蓮楊同年鄭別
監憲世寄書致慰窮途託問令人感慕

○二十四日晴主倅送人來問自衙內送書以粥越松萬戶送人來問朱生
烟袖所製詩來見寧海白漢章歷見而去越松萬戶又送人來問且送

米一斗白紙一束

○二十五日晴主伴送人來向且送果物酒饌黃君湜送女奴來向且送道
菜一器奉郡寓居寧海人李生來見奉郡廣興寺住山人竺峯來
謁仍道奉居慶尚道善山地今春為浴溫井入來姑接于廣興、在
溫井六七里許云別監南浚雲來見

○二十六日晴主伴送人來向自送衙內蒼苴以粥安東金奉德是德致書奉慰
且送白文魚一尾乾雜五肢遠地寄向可領故人情也主伴送人來向且
送素饌郡居前別監安太男千搃鄭良虎鄭別監翊朴生禮吉未
見座首朴應星送人來向

○二十七日晴主伴送人來向鄭翊金夢生來見

○二十八日晴主伴送人來向金夢生來見主伴持酒饌來見

○二十九日主伴送人來向衙客坡州盧希載郡居安斯煥李杲來見

朴判官家送素饌各種

○三十日晴主倅送人未問且送酒饌越松島戶送人未問軍威居李雲世
明世等因事未見致綿布一疋真任八升李高靈玄拜箱御身人寄書未
問且送白米五斗真麴五圓生雉三首乾柿二貼因此便得家書喜聞安
喜

○十二月初一日晴有風主倅送人未問且送酒饌廣興寺居山人竺峯來
謁袖進胡桃一封黃君混送人來問

○初二日晴主倅送人未問李雲世明世等曉頭發去郡居儒生李
榮發張蘊南有周韓得良來見主倅送人未問且送酒盃鄭翹來
見且致米二斗馬草一疋鄭良虎安斯煥權信來見

○初三日晴有風主倅送人來問鄭良虎送馬草一疋禮安居權君
震弼因事來訪越松島戶未見主倅送酒饌塔生朴文約未見

仍傳家信乃前月二十九日出書也知安保慰喜且聞老兒今日發程
入來云

○初四日晴主倅送人未向越松萬戶送人未向郡居前別監張徽及
權陪朴禮吉金夢生未見

○初五日晴主倅送人未向朝後送酒饌夕間又來見對酌五巡而罷鄭
良虎持酒饌未見

○初六日晴有風主倅送人未向鄭良虎金夢生朴禮吉未見婢丁代奴
起生等至得見家書喜聞平保季父寄詩遠慰足以暢叙客懷但
老兒騎下不齊三日不得發程之甚為缺然南察訪後抹寄諺書且

送綿布一段

○初七日晴主倅送人未向衙客盧希載郡居郭漢逸黃石達禮安
權震弼未見本道監司柳慶昌令公公便送書未向主倅帖送

鹽一石魚油七升

○初八日晴主倅送人來問奴起生勝福等送還家鄉謹次李父詩買傳空懷戀主心梁鴻底事不平吟孤臣報國非無日只怕年衰白髮侵越松萬戶送人來問別監南後雲來見

○初九日晴主倅送人來問朝後送酒饌越松萬戶來見鄭翊張徽張蘊鄭良虎金夢生來見老兒行至

○初十日晴主倅送人來問朴經歷家感伯酒饌以送邀鄭翊鄭良虎對酌傾數壺而罷郡居朴文欽來見

○十一日晴主倅送人來問且送酒饌鄭翊送人來問且致馬草一同金夢生來見朴甥出還其家衙客盧希載來見張都令東翰來謁嘉其志學使之仍留受禁

○十二日晴主倅送人來問黃生石達持酒來見鄭翊送女奴來問且

送道菜一盒是日監宮行院來到自本月初二日審理完獄得家放送
之命 天恩周極圖報無路也衙客盧希載來見乘昏往謝主倅
○十三日晴主倅送人來問鄭翊安斯燠黃浞朴文欽李慶白張徽朴禮
吉安大男金夢生來見主倅與盧希載來見金夢生乘昏持酒
來見朴燠至

○十四日晴主倅送人來問安大男送人來問且送生雉一首鄭翊鄭良
虎金夢生來見食後與鄭翊同往越松朴燠亦後盧希載繼至
上北門樓亭東臨大洋南眺清江西北則白沙如鋪玉屑蒼髯無數
森立徘徊顧盼之間斗覺骨襟爽然真巖東絕勝也若非 君恩
安能致余身於此地哉萬戶韓繼姜出接馮軒文德與數三人步出
東臺迤登堀山騁遠目而快壯觀還來亭上萬戶精備酒饌以待
之萬戶素以善歌名者也酒三行盧君勸之歌韓也不辭而即唱數

曲果是渠之長技而但近於女聲殊欠丈夫雄壯之調耳留連酌酒寒
日已夕與萬戶下樓揖別而出回望樓亭依之然如別情人且樞間有
金大德李繼溪黃汝一流人託文而忽卒不待傳書一通以表此亦恨
也迴路被黃君湜強邀歷到浩然亭之蓋黃家外廊而前臨滄海左
對越松頗有出居之勝主人設酌以大盃苦勸仍出題詠以示之其首
韻出於李白洲手諸人繼和者多至數十餘篇因請余和其韻遂忘
拙而書贈曰樓前滄海渺瀛樓上香醪政滿瓶予里風煙輪醉眼
百年光景惜顏齡却親紫府連丹洞何羨霽雲與落星勝地
一遊皆 聖屋白頭乘輿慰枯形又曰尋真偶爾入金華向晚行踏
玉沙借問石羊何處在白雲深鎖赤松家日暮別主人與鄭盧兩君
還到寓所甚夜鄭誦鄭良虎別監黃澈皆持酒餞餞別安斯燠權
陪亦未張燈亂酌盧君扶而愛娥醉逃諸君以夜深亦皆散去

○十五日晴主伴送人來問萬戶韓繼姜鄭翹黃浞朴文欽朴文彬皆未見
主伴持酒饌來餞盧希載亦未萬戶以白紙二束主伴以魚物菓持等
物贖行鄭翹諸人及郡吏軍各持魚饌來贈以情故受不辭食後
入謝主伴揖別出城南行主伴使人持酒饌先送中路下馬飲一咒而
行路逢家鄉人馬因得安音夕後抵朴經歷叔獻家朴季獻朴瀉未見

○十六日晴寧海令公聞余行至送人來問白世興南尚召李翼世未見

翼世贈詩曰特立孤忠豈有偏 明朝被謫古猶然 西關千里風霜苦東

海三句歲月遷直節已從春以煥燭恩還及臘梅傳越杯亭畔雜釋

晚寒後高標不獨專次韻見文集 食後往見寧海令公頗極款洽盛備酒饌

以琴歌櫻之向夕扶醉辭別而出

○十七日晴寧海令公送人來問白別監源叢與其子世興未見仍邀余於

慶席情甚懇至余不得已強許食後朴季獻朴瀉南尚召朴淋皆未

見主人盛酒餽設酌良久而羅崔令公送助行資

○十八日晴季獻送朴滄邀余食後往其家叔獻翼世谷來會草堂
滿灑房有盆梅盆橘清香攤鼻臭以二五名堂蓋有十景題詠故
堂之得名以此也壁上有亡友都永叔絕句一首存亡之感自不能已也諸人

和者亦多主人盛設酒餽以待之酒酣吟和二絕句曰何年仙鶴下臨臺獨

玄塵寰眼不用萬里碧霄雲路遠却將奇彩倚寒梅梅盆上有木鶴故云又曰

行吟巖上望鄉臺歸路逢君旆抱瓮二五堂中一尊酒醉看香橘與

香梅寫訖招新來白世興仍往慶席李翼世亦隨後而來白別監源

費南進士估出接日夕能出還叔獻家翼世尾至醉如掌而去

○十九日晴寧海令公送人來問食後主人設酌餞別季獻亦來見白源發

父子持酒饌來別午前留別主人及諸君發行到新里歇馬朴暢送送

而去昏暮抵石谿季奉叔家其子徽送高逸寄留在此長容叙話

仍與○叔○相○枕○而○宿

○二十日早發抵真寶縣徑到養真堂子和出見食後子和令持二平轎
來谷乘並行出前川置二轎於冰上繫雙索於轎頭使人挽而走以效
雪鳥之戲轎行甚疾頗覺爽快挽轎之卒或足滑顛仆亦一奇觀也
仍於轎上進酒飲以大白杯數三巡後還乘轎出岸上又飲數大杯醉中

別子和

以養真堂韻見文集催鞭夕抵棧坊村止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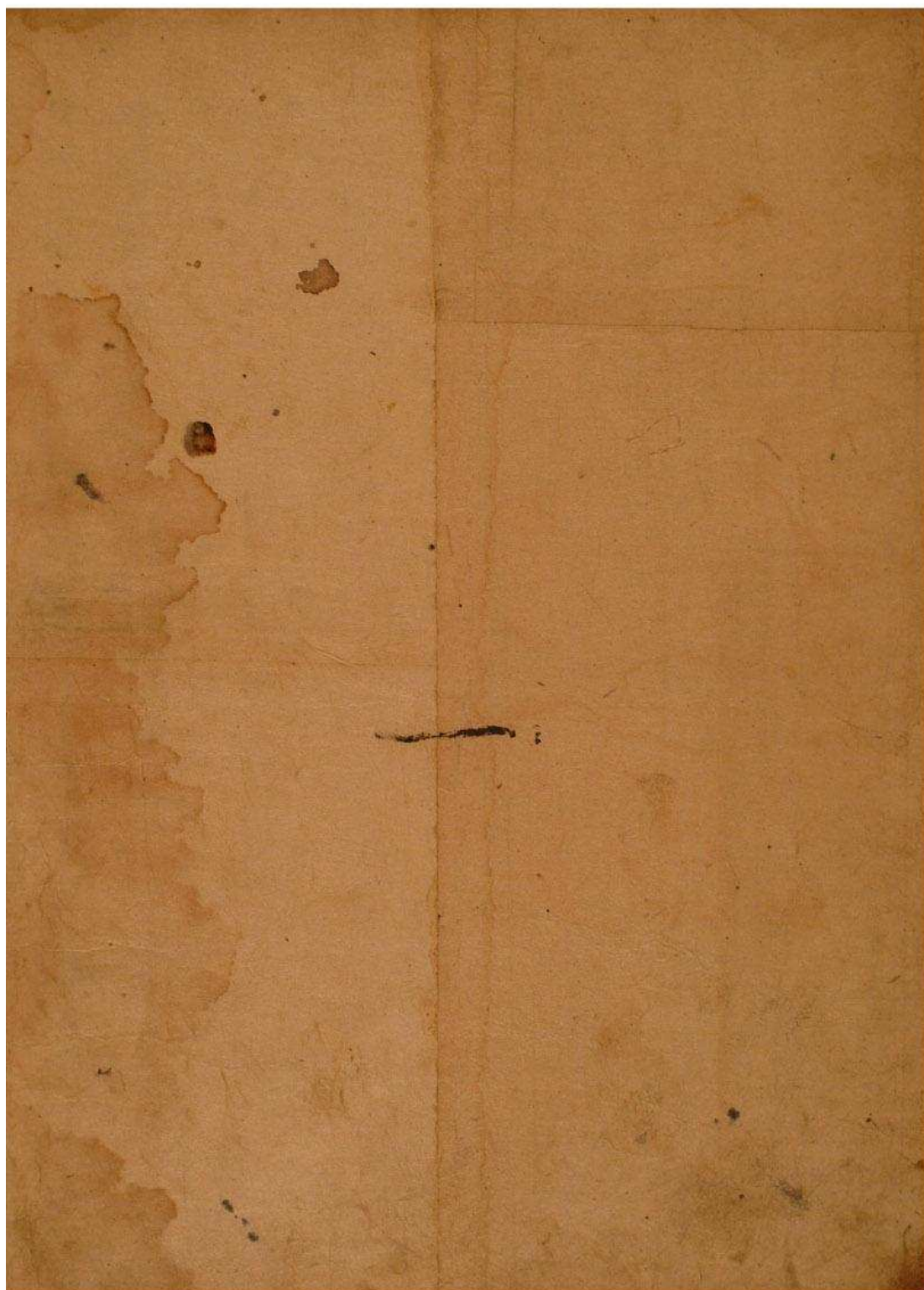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晴着食發行到奉縣址尹谷南察訪仲遠家見從林南度
元帝持酒來見孫丈倬孫君克孝諸人亦尾來良久叙話午後發還
雞庄妻孥無恙幸也星山宋彬二專人致書無送清酒二壺乾柿二貼
鞭一部未使到雞庄聞吾行至留待數日即以書謝之李翼之仍前韻
寄余口憔悴孤臣淚清澄 聖主心金鷄起瑞日陽律啟窮陰
嶺南為客危樓址誰忱故園梅欲出應解候平音和曰聖主溫春

澤微臣腐草心天降收容淚歲暮返龜陰虛負圖南志空懷
拮据枕有時殘夢裡長樂聽鍾音

余之初承寬命也晝夜無程六日一朝而入洛待命郊幕十五日
自郊幕復行十四日而到箕城配所留配箕城二十六日蒙赦後發
行七日而還家抵計前後日子閱數月有奇鞍馬之勞留滯之苦到今
思之若痛定之人不知當痛之時何以自堪也鄉黨宗族未會致唁余
以爲風沙絕塞性命難保瘴癘窮海疾病易侵而何幸天日在
上雷霆造降滅茅而免風沙之地賜環而脫瘴癘之鄉鬼門餘
生歸對妻孥饘粥於斯飲啄自適終始曲荷天地之仁此生未死之
前何日可忘况是行也匹馬東來大觀滄溟登觀魚臺詠牧老之
雄篇遊月松亭想鴉相之遺蹟優游俯仰一蕩塵骨以償平生之
願亦豈非聖恩所及邪息肩之暇畧記行中顛末目之曰長沙

日錄遺諸子孫庶幾因此以起已日追遠之思云黑龍臘月下浣孤
松病夫書于樂善堂

按初號錫訂又號
竹窓後改稱孤松



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孤松府君行狀草
記

府君諱和望字望久姓申氏系出鵝洲十一代祖諱允濡仕高麗忠烈王朝官至版圖判書盡忠衛國事蹟具載麗索判書公有子諱祐官至司憲府掌令全羅道按廉使處昏濁之世以廉潔自持有出天孝行判書公卒廬于墓側泣血三年有雙竹生于墓前人以爲孝感事聞旌閭語見輿地誌鄉人名其里曰孝子里刻石立之即今遺石在尚州丹密縣館洞按廉使有子諱光貴入我朝知鳳詔事知鳳詔有子諱希信爲丹陽郡守即府君之八代祖也高祖諱翰 贈判決事曾祖諱應奎 贈工曹參判行 恭陵參奉祖諱夢得 贈左承旨考諱之悌 贈吏曹參判行同副承旨號梧峯有碩德至行爲士林所尊崇妣

貞夫人咸安趙氏 贈刑曹判書址之女也 叅判公年迫四十
猶無嗣深以為憂忽夢有神人來告曰君有積善天錫以奇兒
用副君所望君其舉之以望字名果以萬曆庚子五月七日生
府君遂自夢而命名焉府君生而有異質英悟絕倫容顏粹美
風彩動人所向衆皆奔走觀焉在髫髻時氣象豪逸文藝夙
成會敬亭李先生寓居于霞峴里叅判公使往拜之先生適在
內室府君見案上有新粒冊子數卷倚有筆硯府君時年十二
揮筆寫題目訖先生出見恠問之府君以實對先生笑曰吾聞
汝大人令公晚得獨兒捷楚頗嚴吾嘗訝之今見汝豪放如此
始覺令公教導不可不嚴也稍長奉承庭訓勅身修行屬志力
學博通經史尤篤好韓子文誦讀不輟僕隸輩亦習聞而能傳
之為文詞下筆立就浩若大河波瀾應大小鄉舉輒居第一

名天性至孝事父母愛敬備至甲子叅判公卒哀毀過禮執喪
三年酒醴不入口事母夫人盡其誠孝左右就養甘旨無闕凡
家間事必順適其志丙寅服闋丁卯中進士親屬皆來賀府君
輒泣然流涕只以早失所怙為至慟焉戊寅朝廷以才行薦聞
除 康陵叅奉不孰自是無意求名欲屏舉業母夫人不許遂
佹勉赴試崇禎己卯擢別科第五人朝中士大夫見府君風儀
卓絕舉止端重莫不嘖之而嘆曰賢父有賢子矣至於閭里市
井亦皆手額而望焉俄補成均館權知學諭分沙李相公聖求
慨然曰金馬待詔之責非此人不可遂薦翰苑時沈姓者居要地
止之曰此人名望既重早晏公論自有所歸何如是急之援引
予蓋陽譽而陰擠之也府君素忌瘖疾又不欲雜親遠遊家居凡
六年至甲申四月始除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既拜應

對通敏筆翰如流 仁廟甚寵異之眷注日隆時母夫人年已
八十二歲是年五月患痢疾府君陳 疏懇乞歸省特蒙 先
許府君詣 闕拜辭 上以錦囊盛各種丸藥賜之且給青別
扇俾遺病母府君感泣拜謝而出既歸母夫人已瘳矣乙酉二
月更赴 召命宿水山驛有詩曰嶺月沈江曉霧生旅窓殘燭
夢初醒蒼頭遮莫催行色戀母中情自不平到漢江聞有罷
命即發回程又吟曰名利奔忙愧此生勞之來往一千程虛露
雨露無由報獨抱琅玕未敢呈落日漢津樯影動春風關路馬
蹄輕長思鶴髮今安否應倚柴門待我行丙戌二月陞汝均館
典籍即遷兵曹佐郎五月拜司諫院正言府君正色執笏風裁
峻整百僚莫不敬憚旋遷為禮曹佐郎數月棄歸丁亥四月奉
母夫人設壽酌秋又入為司諫院正言府君以母夫人年迫日

索忽、不樂絕意遠宦有終養之志昔年叅判公為全州判官
母夫人後之至是母夫人嘗謂府君曰汝若乞外得補全州則
吾當隨汝而往更尋先令公遺蹟也時龍洲趙相公綱為銓曹
長聞其說首擬府君全州判官儕友皆惜之曰以子之聞望才
華固宜翱翔臺閣黼黻 玉猷何乃汲、焉外補乎府君喟然
曰吾之僥勉亦久矣吾有老母在堂得一日養是為榮吾肯以
彼易此哉况全州是先君子所嘗履者至于今遺愛在民苟吾
之克遵其成法無忝先人蹟是乃行吾志也遂束裝將行一時
名賢皆饒于旅邸鶴沙金先生為序文以贈別其文曰嘗誦西
厓柳先生無親無君非孝非忠之句以為事親而後可以事君
盡孝而後可以盡忠君親固一體也忠孝固一事也今天曹長
趙公秉銓衡纒數月初以金君貫之倅順天中以趙君士靜伯

嶺南終以申君望久為完山判官人皆以為失政金趙兩君事
得失未暇論余愛望久容資灑灑襟韻飄飄所謂百丈山頭一
玉也千頃波面一月也真箇玉皇香案吏豈宜厄之於米鹽升
斗之間歟顧望久今年四十八歲大夫人今年八十五歲噫望
久事親與事君之日果孰長而孰短哉趙相今既令望久孝
於親矣他日豈不令望久忠於君哉由此言之銓曹今日注
擬雖謂之得焉可也而况完山是望久先世桐鄉也戲彩之暇
對舊民理舊政其夙興夜寐思所以無忝者可知是亦所以忠
於君君豈獨孝於親而已哉若余不天孰為孝不才無以忠只
君親一念炳然如丹於望久之行不覺感淚自迸乃序而詩之
詩曰舉之南州第一人安陽奉檄為偏親板輿再駕膺新慶稚
子重來葺舊民堂下彩衣光絢旭臘前花柳暖回春感君此去

恩榮溢孤露餘生只愴神於是懶齋申公慨道漫浪黃公床鋤
谷李公元圭亦相結為文以褒羨其誠孝而送之時李時楷為
巡察使見府君之神采灑落歛容致敬嘗謂人曰吾親判官眉
宇鄙吝不萌雖有憂心自爾消融矣一日府君與巡察相對巡
察命一妓行酒收奉觴戰掉傾注殆盡巡察怒下妓于庭詰其
不謹妓對曰妾覩貳衙竒貌心魂未定自不覺顛倒失措耳巡
察大笑顧謂府君曰使君風度何能使彼兒迷蕩至此雖古之摘
車風流必不若是也府君在官公務纒羅輒入侍母夫人必以
愉色婉容悅其心衣柔膳甘靡不曲盡其誠其為政適追先考
之清德自奉甚簡撫字甚勤邑廣民悍詞訟太煩而府君盡心
酬酢剖決無滯及遷還闔境追思之邑有叅判公善政碑邑民
又記府君政績于碑陰傳之者以為羨談庚寅母夫人下世府

君哀敬俱至喪祭一遵禮部壬辰服除秋拜司憲府持平是
孝廟即位之四年也時李時棟素以居官不廉居喪不謹國言
籍之李温為持憲發論完席將搢 啓草同僚沮抑刪祛緊語
縑被諫院駁遂竟未售已意及時棟拜都承旨心不自安累
疏辭職 疏中侵辱先賢士林齊憤通文館學將為叫 閤聲
罪之舉府君時在呈告中將欲出而論 啓同列畏時棟勢焰
固止之府君不聽先是府君已叅和文錄止之者曰方今朝議
將擬君和文館校理此 啓一出則宦路從此塞矣府君笑曰
世間榮辱自有定分吾豈局束若轅下駒哉遂不循臺廳流例
奮然獨 啓其辭曰臣伏見前都承旨李時棟辭 疏中有曰
居官不廉之誚居喪不謹之譴昔賢先正亦多以此被誣云者
其意不但專指一賢而言所謂以居官不廉被誣者何賢以居

喪不謹被誣者何賢而所謂誣賢者亦何人耶士林間曾所未
聞而時樵獨聞於何處耶噫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則尊
賢尚德之心人孰不有而時樵至以不忍加之說忍加於先賢
者是何心也雖曰被誣云而誣賢者實時樵也當初時樵被駁
之由今不須更論而為時樵自處之道重被臺彈之後回視平
生應有怙怙于顏所當投簪杜門省愆思過之不暇乃敢侮辱
先賢妄自引喻欲為辨明之證其為悖慢甚矣不但物情齊憤
聖明亦已洞燭而深惡之矣身為士夫口談詩禮而不知尊賢寧
有行檢既無行檢辭又悖慢言行不謹得罪名教之人何以事
君前都承旨李時樵請 命削去仕版 上不允諫院仍論
啓駁罷即還鄉居九日初昏禁府人奉拿 命捧到 傳旨中
有曰前持平申弘望不有國家黨論自恣之罪不可不懲遠竄

以示國家貸死之意云而配所則以碧潼 啓下矣是夜渾室
驚惶悲咽府君責止之仍自念吾平生無他才能惟以慎重為
第一工夫不幸身入言地目覩時楮辱賢悖慢之語不勝憤惋
排却衆議挺身獨 啓上觸 天威竟遭絕塞流竄之厄豈非
有係於數而然耶古人有行患難不怨尤者吾豈獨不及於古
人而况窮荒遠塞非必能死人之地者乎以此自解怡然穩寢
明日詣祠堂焚香拜辭策馬而行及到漢津聞自 上曰頌相
陳劄 答曰觀卿劄辭敢不省察焉誠若願仆於道路則殊無
貸死之卒意其令該府使之後容押去到弘濟院又得 傳旨
有曰當此懼災之日不可無寬典特為減等付處府君聞 命
而歎曰臣罪大矣而 天恩至此圖報無路也兩司即以還收
付處連 啓府君仍留弘濟院待 命七日 上特下嚴批于

西司曰修省之道不在於有罪無罪並皆蕩滌而如是論執爾
等之欺蔽甚矣又數日正言鄭斗卿陳 疏大槩嶺南人見諸
犯先賢者則必憤起而攻尔之申如望之事決非黨論云云府
君與鄭斗卿素不相識而伸救至此蓋公論也西司遂傳 啓
配所定於平海府君即發行到配所季父府君寄詩遠慰府君
和曰賈傳空懷戀主心梁鴻底事不平吟孤臣報 國非無日
只怕年衰白髮深冬至日郡守盧澈進盛饌府君戚之曰孤生
落在海曲是日不得拜奠家廟是人子之至慟也終日鬱悒不
樂傷人亦為之愴然留配纒十四日因審理寃獄自 上特下
放逐之 命滯在平海首尾九二十六日也既還鄉黨宗族來
會致唁府君答曰 天日在上雷霹遙降減等而免絕塞風沙
之地蒙 赦而脫窮海瘴癘之鄉鬼門餘生歸對妻孥鍾於斯

粥於斯飲啄自適自始至終曲荷 天地之仁一息未絕之前
何以報罔極之 恩耶和友人詩曰 聖主陽春澤微臣府草
心天涯收客淚歲暮返龜陰虛負圖南志空懷拱北忱有時殘
夢裡長梁聽鍾音越五年丙申冬除蔚山府使蔚之為邑素號
難治府君莅職緣一朔政刑修舉號令之出吏民不敢違詢訪
喫瘼一切革罷漁村蟹戶類以奠安戊戌適以事見罷蔚山古
產紫水晶府君在官使工人琢磨造纓將還解其纓付于重記
歸裝只有一硯匣鑿松木為之制在甚朴陋至今藏于家府君
居官廉儉類如此蔚人思其清德立碑頌之己亥春除豐基郡
守時郡守三人連死於官人皆以豐為病邑莫不規避除 命
之下親屬皆憂危府君曰妖說一起羣疑滿腹吾不訖官無以
解衆人之惑也遂赴任簿牒餘暇勸課多士命題試藝殆無虛

日是年秋設監試于茲龜掌試者皆府君之故人也府君嫌之乃命
子弟赴漢城試聞之者咸服其公止焉郡人有金潤章者家貧好讀
書其父日拾松子爇火照字元之縑晷府君奇其食淡攻苦到郡之
日即率置衙中供給衣食課學甚勤翌年潤章登第即除昌樂丞
昌邨之距其家最近潤章每備羹饌送遺其父之輒持其饌詣東園拜
獻曰兒之釋褐明府之所賜也豈敢獨嘗其味乎蓋心服府君之
盛德也居數年投紱而歸行橐蕭然無一長物府君在官嘗受紅
梅菴盆植而玩之既遽使官隸舁還鶴沙金先生贈詩以美之自是
詩酒自娛有優游終老之意 顯宗朝癸卯除江原都事府
君不欲行有切親者固請共遊楓岳府君勉登程纒入
京遽授成均館司藝謝 恩即還甲辰陰宗溥寺止無春
秋館編修官辛亥除承文院判校無職如故皆不赴癸丑

正月適感疾是月二十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四訃聞 朝廷致
賻如禮矣于義城下川黑石里已向原府君器度寬偉見識超
邁居家以孝悌為本接人以忠恕為主遇事言論務從平止不肯趨
時俯仰以屈己意自布衣時名譽已著公卿家聞其風知其為公為
行君子崔相鳴吉疏中論列儒門是非舉府君為證其見重於府宗
嘗以科場得失閑念而以母夫人命循例應試每魁鄉解而多不利
於再試一日讀書山齋慨然掩卷而歎曰自余少日從事學業頗有
自修之志今者年近四十學日退而業未進烏得免白首一腐儒
之歸也且男兒生世緣不能致君澤民庶幾立揚當時上效涓埃之
補下為父母之榮初豈無期於心者而蹉跎潦倒已無及焉是窮
達有命而然也不知其命而強欲致之亦豈吾心之所自期者乎
遂忽有魚鳥湖山之思援筆寫一律以遣懷曰老去沈吟惜寸輝

向來忠孝素心微學漸無聞名何晚年近知非計已違萬里鵬
程難一到平生龍劍擬長揮如今已斲紅塵夢興在雲林與釣
磯蓋其志趣之不凡如此而以母夫人在故亦不敢自擅焉既
登第律已益清謹足跡未嘗到權貴之門不以得表榮辱移其
素操嘗惡許相積性行褊狹家道乖戾絕不與之相交朝班間
時或對坐而一未開心叙話及壬辰間府君歿 嚴謹待 命
城外朝中知舊逐日訪問或持酒來慰或以物贖行無不輸盡
誠款而獨許相歷路邀見乘醉作色以府君謂之率爾舉措頗
有愠語蓋深憾府君之不親附已不相問議而徑進彈章也府
君亦不介意焉府君在朝之日洛中綺紈之家欽艷府君之聲
名咸願結姻府君堅不許所與通婚者皆是嶺族蓋厭其奢華
而然也居官時家中人為沈醬送伴求鹽府君不許曰官儲不

可私用責貢於奴屬而用之可也嘗曰決訟納贖雖是例規而
此不過一時守令所擅用不受何妨是以歷典三邑屢斷大訟
而終不問其贖布焉平居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雖在倉卒間未
嘗有疾言遽色唱罵捶扑亦不及於婢僕奉祀接賓克彈其誠
心每值忌日前期齋沐悲感之色見於外朝夕展謁家廟每月
朔望必設奠儀無不致敬盡禮嘗避痘居鷹洞齋舍是魯判公
平日養病之所也林亭谿谷杖履所及之地宛然如昨府君徘徊
追慕嗚咽不已齋房四壁手筆猶存摩挲悲泣涕淚交零考
妣墳塋在羽谷面栗谷里程途殆近六十里府君不憚寒暑洎
乙往省嘗於歲時適患寒疾未得展拜呻吟床褥不勝悽感乃
述其懷命子弟寫之其詩曰病裡違先墓雲邊望遠岑松楸風
雨暗丘壑雪霜侵歲換思梁切天寒感益深潛然今夕淚不覺

自襁褓其追感思慕之情老而彌篤蓋天性然也教子弟以義
方必諄之善喻至於居家之法處己之道為學之方事君之節
靡不纖悉開誨連日繼夜而不怠每率內外子孫習揖讓進退
之儀至年高而猶未已以故一家子弟每進見不敢有懈怠之
容性慈詳好施與親戚之貧窶者曲加矜恤絕甘分少賙濟甚勤
人有死喪極力救之如恐不及見衰服者輒為之側然動心對
食未嘗喫肉人有寸長片善則力為稱道以獎其志與鄉人處
色和言溫骨襟灑然雖閭里寒微之人待之必盡情款款咸得其
歡心是以人樂親附焉嘗遊旅軒張先生之門先生稱之曰申
某眉宇間有春風和氣觀其言貌舉止可謂克世其家者也世
之知府君者皆以公輔期之自壬辰以後卒為異己者所擠不
得大用於世焉府君卜居于龜尾村堤內列密周匝前有碧沼

洞壑深邃嘉樹森立依然有輞川盤谷之勝宅之南有小園橫
亘上有一株蟠松葱鬱可愛仍自號孤松每當佳辰美景輒與
隣里酣飲以消遣世慮居第之側有小堂扁之以樂善蓋取為
善最樂之義也顧謂子孫曰使爾曹不欲為不善也因有小絕
四詩以詠歌其志至吾先人移居于堤外改攝其堂仍扁樂善
舊號為孤山李先生惟禪追為之序銘之以銘其序文曰人之
所可樂者多矣孰有如為善者予自可欲而推之以至於仰不
愧俯不怍則其為樂何如哉先生既以是善為之樂則未嘗不
欲推其所有與斯人同之也及世不我以相鑿不合則卷而懷
之甘自託於東平王馬少游之為故其發於聲詩者幽閒冲澹
優游自得與曾點詠歸之興司馬獨樂之意千古一轍豈世之
欣於名利汲於富貴以浮榮外物為樂者所可與議哉蓋

李先嘗獲幸於府君之門服其制行有素也府君配永川李氏
江原道觀察使光俊子刑曹參判民寅之女也有淑德懿行先
府君二年而卒葬在府君墓後有一男八女男諱漢老宣教
郎以文詞擅名不幸早世女長適柳重河次適金時任次適李
朝衡進士次適任世準次適都爾高次適權德次適朴文約次
適朴望之延豐縣監側室子漢傑漢伯女二人宣教郎有四男
三女男長諱叔範即吾先人次叔篋叔筵叔篋女長適李之煜
生寅次適柳聖時次適李華重河有緇子後康生寅時任有一
女適琴羲操朝衡有四男五女男長壽民次壽仁生寅次壽均壽春
女長適李鳳周次適安龜石生寅次適權暹次適鄭泰禧次適
趙是明世準有三男字樞字楹字柱爾高有三男萬春萬夏萬
秋德有一男三女男又經女長適金壽萬次適李良佐生寅次

適趙汝益文約有四男四女男潭浦達濼女長適權斗運次適
李德祚次適成世球次適金元暉望之有三男世元世享世貞
漢傑有五男一女男長叔箴武科次叔箴叔篁叔簡叔篔女朴
昌彬漢伯有三男一女男叔管叔篁叔篔女柳後增武科內外
曾玄孫以下多至八百餘人不可殫記府君嘗曰世人為親求
竭文多失於過中不能無後世之譏議吾歿後無請於秉筆之
家只記世系歷官以表墓道吾先人不敢違遺命暨府君墓碣
無一語闡揚盛德誠恐百世之下無以得府君志行之梗槩也
肆余不肖不量無識惟先蹟之泯滅足懼謹閱家中古籍無採
府君兩換長沙日錄與夫平日所聞於先父兄者畧叙其一二以
誌當世之賢君子有所考據得一言為重藉以不朽則豈非展
昆之幸耶嗚呼府君捐館今六十餘年于茲矣平生事蹟渺不

在人耳目而其幽光潛德亦或有人所不及知者人之知不知
何與於府君而子孫顯親之情自有不能已者若其濫義以取
議則府君之遺訓在居昆雖無狀亦不為也謹此具狀以備裁
擇焉歲戊午十一月日曾孫生負震龜謹叙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aged pap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letter. The characters are dark ink on a yellowish-brown background.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vertical columns, starting from the right side and moving towards the left. The paper shows signs of age, including some staining and discoloration.

